



烟

波千里

Yanbo Lianli

严沁系列小说集 23

他用稳定的双手揽住若风、
让她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——
风怔怔地在床上发呆，
不记得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，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23

烟
波
千
里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波千里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 1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烟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98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者	严沁(香港)
出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850×1168 1/32
字数	8500 千字
印张	430
插页	100 页
版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(15.50 元)

一

飞机强烈地震动一下，裴若风才从一片迷乱、惶恐、悲哀，甚至麻木中惊醒过来。

有几秒钟的时间她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，然后，她看清楚了，不是噩梦，不是地狱，是飞机，一架货运机。机舱中没有座位，也没有货物，只是挤满了人，堆满了人。

每个人的神色都是惊惶、疲倦地，衣衫也显得凌乱，甚至有些人的衣服还被撕破——

若风想起刚才——或者不久前上机时的情形，那简直是比冲锋陷阵、比肉搏更激烈，更惊险。

她是付足了钱的，一个小首饰盒，里面装满了黄金、美钞；而在这战乱的、生死存亡的一刹那，钱——实在还是有其神通的。那个不知是哪一国人的家伙，塞给她一张登机证——那不是什么正式客机，原是用来运货的，可是，货能值多少钱呢？因而临时改成运人，付得起钱的人都可以上去，她和傅以哲都交了这么一小盒黄金、美钞——

傅以哲——她下意识的惊叫起来，以哲呢？以哲呢？在肉搏上机时，他们不是仍在一起的吗？以哲是男孩子，应该比她更有机会，她都能上机，以哲——

“以哲——”她恐惧地叫。但在飞机巨大的声浪中，根本就听不见她的声音。

她想从地上站起来，然而，挤在旁边的人却容不得她移动寸步；她只能焦急地用眼光去搜寻，不听指挥的眼泪竟一下子都涌了上来。

没有以哲，她看遍了机舱中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以哲，上帝——怎能这么残忍？以哲——难道没有上来？不可能吧？当时她确知他在她身边，不，是身后，他一直用力地将她推向前去，他——

突然间，她呆怔了，她的心也一下子沉到地狱里去。临上飞机时，狭小机门的四周全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拼命往里挤——那是生死攸关的当儿，没有人肯让一丝一毫。她觉得自己被挤在当中，连呼吸都要停止了，进又不能，退又不甘心；就在这个时候，背后却有一股奇大的力量，把她硬生生地推进机舱里，然后，她跌在地上，就——就什么都不清楚了。

那股力量——可是以哲牺牲了自己，推她上机的？可是这样？可是这样？天——怎能是这样呢？这太残忍，太不公平了！以哲——

她把脸儿埋在手心里，无声地哭泣着，以哲逃不出来，她单独离开又有什么意义？她宁愿回去和他同生共死，她不要一个人逃出去！

“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——”她歇斯底里地哭叫。
“你们让我回去——”

旁边的妇人吃了一惊，呆呆地望着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——能搭上飞机的都是幸运者，她居然要回去？

“小姐？你不舒服吗？”那妇人同情地拍拍她的手。
“我们很幸运逃出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去？回去——那儿已是豺狼的世界，我们的生命都会保不住的，你——休息一下吧！”

若风还是哭泣着，却不再叫嚷。

她知道，飞机已在半途中，怎么叫嚷都是没有用的。现在惟有祈祷，求上帝再给以哲一个机会。

这架飞机上的人员也太没有道德了，竟然收了那么多人的钱。明知坐不下，却让付钱的人自相残杀般的挤上飞机，这与——吸血鬼有什么不同？

战争——哎，这都是战争引起的，假若没有战争，哪儿会有今日的家破人亡？

“我们——去哪里？”另一个人问。

“谁知道。”好心的妇人说：“只要有地方肯收留我们，让我们能生存下去就行了。”

只求生存的一群人。

机舱中又沉默下来了，只有怒吼的飞机马达声响，把这群只求生存的人们带向不知名的目的地……

飞机窗外的天色已经黑了，或坐或站或倚的人都麻木无知觉似的，忽然，不知哪一个人叫嚷起来：“下面

有陆地，有灯光——”

整个机舱的人都震惊了。陆地，灯光——有人爬起来，把脸凑在机窗那儿。有陆地，有灯光——

“是——啊！是香港！”有人狂喜地叫。他认得出香港，显然他以前来过。

当然，能付得起这笔昂贵的飞机票价，决不是普通的中下层人士，他们必然是出过国、见过世面的。

听见香港，若风也震动了一下。她早就申请好了入港签证，却一直拖着没成行，只因为以哲的手续很难办，花了好多钱都没办成——因为他正值兵役年龄；最后，那个管出境的家伙狠狠地刮了一大笔钱后，才勉强批准。他们以为从此可以逃出魔窟了，谁知道——

若风慢慢抬起头，茫然的张望一番；下面是黑沉沉的陆地和数不尽的密集灯光，非常美丽、灿烂，香港？香港就是这个样子？

然后，飞机晃动一下，轮胎吱吱作响，是着陆了吗？已经在香港着陆了？

她——终于到达了香港。

这是她梦想的一半——以哲不能同来，只能算一半。能逃离那连年战火的鬼地方、那些专门搜刮华侨钱财的吸血鬼，她实在算是幸运的！

在香港，她有阿姨——是母亲的亲姊姊，一定会妥善照顾她，何况，她是有正式入港证的。

她也可以和在美国的父母联络——当时她原本也可以同去美国的，那样，就不必受这些日子的罪了，但以

哲……若风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哲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以哲和她青梅竹马，家世相当，他念建筑，是颇有前途的男孩子。他们的感情早已不可分割了，想不到——想不到——

飞机停下来，机门打开了，机场的服务人员走上
来，一看见满机舱的人，吓了一跳。

“货呢？这该是货运机吧？”那人喃喃地说。

飞机上的人员费尽口舌向那人解释着，有些人却已站起来，向机门走去。

“喂！你们不能下飞机，你们不能合法的进入香港！”那人急了，用英语大声说道。

“我们有人港证。”

有人用英语回答，有人用广东话说，还是向门口涌去。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！”那人一边向飞机下面的人打手势，一边安抚机上的人。“要排队，有人港证的就排队，当然，这是合法的。”

若风跟着人们排队下机。有人港证毕竟是幸运的，她回头望一望，刚才安慰她的那位好心的妇人还坐在舱板上，显然是没有人港证的缘故。

“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香港有没有亲人？”她走过去，低声问着。

“谢谢，请你替我打个电话，我有弟弟在这儿。”妇人迅速塞给她一张纸片。“叫他替我想办法。”

“我一定会的，你放心。”若风随着众人走下飞机。

香港！

她终于站在香港的土地上，她终于得到了自由，把握住了生存下去的机会，但是以哲——

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涌了上来，以哲——现在怎样呢？

像正式的旅客一样，她经过了一道检查手续，她什么行李也没有，只有随身的一个小旅行袋，袋里装的是一笔为数不少的美金。

海关人员看一看她的旅行袋，摇摇头——她不明白他为什么摇头，带钱来香港，并不犯法，是不是？又不是黄金，更不是毒品。

“小姐，如果有亲人，赶快通知他们来接你，如果没有——找家银行把钱存起来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原来海关人员是一片好意。

她感激地点点头。香港人的友善和越南那儿的贪婪、无耻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“祝你好运！”海关人员向她挥挥手。

往闸口走去，经过一扇大玻璃门时，她望见玻璃上自己的影子，她为那肮脏、凌乱的形象大吃一惊，这是她吗？西贡大学公认的小美人？

站在接机室里，她有点彷徨，张望了一阵，却想起刚才海关人员的话，她自忖：还是小心一点好。

她找到一家商店，借打电话。

接电话的是阿姨，她听得出，她的泪水又涌上来，边说边哭，令那店员看了直瞪眼。

阿姨要她在机场等候，并答应立刻来接她。她自然不敢乱走，身上的巨款，加上人地生疏——她才十九岁，第一次离开西贡，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她只能坐在椅子上眼巴巴地等待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终于看见阿姨了，仍和以前去西贡她家时那么胖，阿姨见到若风，一把抱住她就哇哇大哭起来，像个孩子一样。

“你终于来了，若风，你终于来了。”阿姨嚷着。“你一定受了很多苦，是不是？”

若风只是摇头落泪，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，又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？又岂是受苦这么简单？

“来，我们回家吧！”阿姨紧紧抓住她的手，似乎怕她再失散一样。“咦，以哲不是和你一起出来的吗？以哲呢？”

若风摇头，以哲——

从机场停车场里，司机驶过来一部漂亮的宾士四五〇，当然啦！姨丈在此地做医生，是高人一等的职业呢！

在车上，若风断断续续把逃亡的经过情形告诉阿姨，说到以哲时，更是泣不成声。

好心的阿姨一直拥着她、劝慰着她。

“放心好了，吉人天相。”她说：“以哲上不了这架飞机，他一定还有另外的机会，我担保！”

“没有人能担保，”十九岁的若风似乎饱经世故。“在那个鬼地方，人的生命比蚂蚁还贱，没有人知道下

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，真的。”

“不要这么悲观，若风。”阿姨不同意地。“像以哲那么机警的人，就算没有飞机，他也一定有办法的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阿姨，那边的情形——若非亲身经历，决不是任何人能想象出来的，即使在今天以前我也不知道，”若风十分固执，“那儿，是地狱。”

“你能出来，已经够幸运了。”阿姨叹息。“否则——你父母真不知道要急成怎样呢！”

“他们好吗？”若风这才记起了父母，这阵子她已是脑中一片空白，精神几乎崩溃了。

“很好。”阿姨点点头。“你爸爸幸好转得快，现在新公司又成立了，境况很好。”

“妈妈呢？”她问。

“昨天还打长途电话给我，一个劲儿追问你的下落，”阿姨摇头，“哎！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当儿，我到哪儿去找你呢？哦！你知道吗？你们西贡家的电话已经不通了。”

“可能房子被炸毁了。”她吸吸鼻子。

“真可惜，那么好的房子，一百年的建筑物。”阿姨摇头。“若风，你目前暂住我那儿，等你赴美手续办好再说——我们的房子在香港算是一等的了，但不能跟你们在越南的屋子比，我怕你不习惯。”

“阿姨，现在就算叫我露宿街头，我怕也不会不习惯的。”她凄然地说：“在越南的最后两天，我们守在机场，那情形如同是拿着金碗讨饭的乞丐——战争已把人

性的尊严完全毁灭了。”

“不要再提以前了，你已经来到香港，不会再有那样丑恶的事情发生了，过去的就当作一场梦好了。”

“但是——以哲没能出来。”她黯然低头。

“相信阿姨，孩子，他一定能出来的。”阿姨正色地说：“那样好的男孩——上帝不会那么不公平。”

“你可知道有多少像他那样的华侨子弟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牺牲了？”若风说。

“以哲不会，一定不会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”阿姨说：“说不定，过几天就有他的信了。”

“信？不可能，他不知道那架飞机是飞香港的，而且——我们预备一起走，所以，我没给他这儿的地址。”她说。

“那——也不难，他或许能联络到你的父母。”阿姨总是往好的地方想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若风无奈地叹息。

阿姨的家到了，那是矗立在半山的房子，这儿——将是她暂时的家吧！

若风的卧室面对着维多利亚海港，隔岸的九龙灯火辉煌，夜景非常美丽。

她坐在窗前，却无心欣赏良辰美景。

来了两天，姨丈、阿姨、表姊都对她好得不得了，但是——她仍觉不习惯。

这不惯是精神上的。

报纸上每天都有越战的消息，但没有一项是乐观的，看来，西贡失陷是不可避免的事。

以哲呢？以哲——可曾找到第二次机会？

以哲的父亲早已去了法国，他母亲早逝，留在西贡的产业虽不很多，但无论如何，却也足够让他再去寻找另外一次机会的。希望这次她不在身边，他没有顾虑，可以爬上一架飞机或船只。

希望——只是希望。

房门轻响，她转头，看见表姊爱莲走进来。

“若风，不要闷在屋子里，出来看看电视吧！”爱莲说。她是中文大学社会系三年级学生，人很热心。

“我——”

“这部影集很好，来，妈妈叫我来找你出去的。”爱莲不由分说地拖她出去。

客厅里，阿姨、姨丈都在——一个很幸福的家庭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鼻子又酸了。

别人的幸福也会刺激她？

“来，若风，坐在我旁边。”阿姨拍拍沙发。

若风温顺地坐过去。

整理过、清洁过之后，她简直判若两人，西贡大学的小美人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她美在清朗，美在那股灵秀。

“妈，表妹真漂亮，比照片还漂亮。”爱莲说。

“谁说不是？比起你们中大的校花如何？”阿姨开玩笑。

“当然是表妹出色。”爱莲想也不想地。“若风，想不想留在香港念书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，”若风轻轻摇头。“要看我赴美的手续办得如何。”

“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，”爱莲真心地说：“我们可以作个伴，你可以在我们学校寄读。”

“可以吗？”若风问。

“请爸爸出马，大概没什么大问题。”爱莲扮个鬼脸。“反正只是寄读。”

“或者——会麻烦姨丈。”若风看姨丈一眼。

“别说麻烦，能帮漂亮女孩的忙是我的光荣。”姨丈是个十分风趣的人。

“看，连爸爸都说若风漂亮，我这不漂亮的女儿就快没有地位了。”爱莲叫。

阿姨只是笑，她很高兴爱莲能和若风好好相处。

“若风，明天是周末，我们上街去逛逛，你也该买一点衣服什么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要去，我明天没课。”爱莲叫。

“好。”若风不想令她们失望，只好答应。

其实，她哪儿有逛街的心情呢？

惟一令她开心的是，昨天和母亲通了长途电话，母亲又哭又笑地讲了一大堆，这是母女俩几个月来第一次交谈，那感觉——的确恍若隔世。

“哦！对了，你那些钱，我已替你存进银行了。”姨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存款簿。“这个——你收好。”

“谢谢姨丈。”若风接过来。

电视上的人影晃动，她思潮起伏，根本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，什么剧情。

突然，荧光幕上的画面一转，传出“嘀，嘀”声地插播一个特别新闻，一个黑头发的外籍人士用英文清晰的报告着——

“西贡已被越共攻陷，阮文绍逃离本国，南越政权已被推翻……”

若风只觉得心中一痛，整个人的意识都模糊了。

南越政权被推翻，西贡失陷——这原是意料中的事，但想不到来得这么快、这么急，她才离开西贡两天，只不过两天——

她手心、额头都冒着冷汗，两天，多危险的两天。

两天前若不是以哲用力一推，让她上了那架飞机，那么，今天她也可能沦陷在西贡，生死未定。两天——怎么这么快？

以哲，以哲还在西贡吗？

或者他已逃脱了？以哲！

“若风，若风，”阿姨拥着她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她呆怔一下，意识渐渐恢复过来。

“没有——我只是想不到西贡会失陷得那么快。”她说。

“是啊！你若不是早走两天——”爱莲打个寒噤。“你运气真好。”

“我该算运气好。”她苍白地笑着。

“是啊！我看报上说，越共是没有什么人性的。”爱莲心直口快地。

“爱莲——”阿姨喝止她，怕她刺激了若风。

“对不起。”爱莲伸伸舌头。

若风觉得很别扭，她坐在这儿，竟使他们都不能随意说话，这情形实在尴尬。

“我——想早点休息。”她站起来，垂着头。“姨丈、阿姨、爱莲，明天见。”

“明天见，不要忘了明天去逛街。”爱莲叫。

回到卧室，她把自己扔在床上。

她是很累，从内到外，从精神到肉体的累。

怎能不累呢？几个月的奔波，日晒雨淋。还要担心、害怕，若不是她还算坚强，早就支持不住了。

但是这累——却不是休息的借口。她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会浮现那天在机场的情形……大家狂奔至飞机旁边，冲锋陷阵般的往上爬，四周还不时传来“嘶，嘶”的子弹、枪炮声；那种感觉不只是噩梦，因为噩梦还会回醒，而她——怕是心灵上永恒的阴影了。

今天，西贡失陷了，也许子弹、枪炮声会寂静下来，也许机场不会再有飞机，港口不再有运人潜逃的船只，但——情形会变成怎样？更坏？更可怕？谁知道呢？

她是在西贡生长的，她的父亲是云南望族，书香门第，早年曾出使越南，后来便落籍定居下来。她的童年，她的成长期都在那儿，对西贡，她有一份亲切的感

情；现在听见它失陷了。落入敌人的手中，她自然感到痛苦、悲伤。

何况——以哲可能还在那儿。

她记起飞机上那个好心的妇人说过：“能搭上飞机，我们都是幸运者。”是幸运吧？谁知道在失陷以后的那场浩劫中，西贡市里的人将会受到怎样的残害？

她已替那妇人打过电话，只要是她能做的，任何可以帮助人的事，她都肯做，她只希望——以哲能再有一次机会，上帝啊！会吗？

若以哲不能出来或遭遇不幸——她真不敢想象。这次，他们说好了共进退、同生死的，她甚至没带一张他的照片——以后，她还有机会见到他吗？

眼泪沿着腮边流下来，她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上帝，能告诉她吗？

若风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一脖子的冷汗，一脸的眼泪。

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家园疮痍满目，梦见战火毁灭了一切，梦见血流成河，梦见尸骸遍地；梦见豺狼恐怖的叫声，梦见魔鬼狰狞的面目，梦见——梦见以哲，他倒在尸骸之中，他血流满面，他浑身是伤，他——

若风无法控制全身的颤抖，她惊悸、绝望得连哭泣都忘了，那个可怕的梦境，是不是意味着以哲——已经遇难了？是不是？她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？

她不迷信，但是——但是——鬼魂之说也不是全无道理，会不会以哲——他的灵魂——